



世界短篇傑作選

心靈電報

汪儁然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991205

心靈電報

汪僑然譯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1915/177/05

No. 0613

實價五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譯者	汪倜然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漢口	廣州	北平	南京
香港	廈門	重慶	杭州
洛陽	福州	鄧州	開封
雲南	汕頭	成都	九江

1983, 8, 1, 初版

1 — 1500册

前 言

這是一本世界短篇小說的選擇集，共代表九國十三個作家。我在一九二九年以後所譯的小說都在這裏了。對於短篇小說，我一向很喜歡，所以讀得很多，差不多沒有一個禮拜不讀幾篇英文的或英譯的短篇小說。除了英美雜誌上的小說不算，我所讀過的西洋短篇小說，現在算起來大概總在一千篇以上。同時，讀是我的嗜好，譯也是我的嗜好：我讀到有好的作品就每每起了翻譯的熱忱。但好的太多了，而時間又往往不容許我，我所譯出的

是連十分之一都不到，這在我自己是覺得很不稱心的一件事。自然，我知道，在如今譯長篇小說是時髦；但我以為，譯長篇日的祇在於轟動讀者，譯短篇却是有益於新文藝的事情。中國的短篇創作，實在太不成東西了，有許多出名的小說家簡直不知道短篇小說該是怎樣一種東西。不要說研究到技巧，連基本的觀念都沒有。天才祇須提起筆來就寫，那自然不錯。但寫出來的東西祇能算是隨筆雜記或故事，到底未免對不住「短篇小說」這四個字吧？平心而論，這到底是一種病態，不可不加以補救。補救的方法當然是研究西洋文學的作品。所以，在這意義上，翻譯的短篇小說是很有用處的。

不過，這不過隨便說說就是，我決不是說我譯小說是抱着那末大的志向的。我因為愛讀某幾篇，就譯了某幾篇小說出來，如此而已。而且，我也並

不把這十多篇小說看作世界的「傑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能代表作者底風格而譯的。如王爾德伯乃特哈特曼殊非爾安特列夫莫泊三等底作品。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作者能代表某個弱小民族底文學而譯的。如卡貝克伊凡諾夫伯魯斯格列昔去等小國度作家底作品。不過，因為我對於小說是很注重技巧的，我在這裏所譯的幾篇就都是有完美技巧的作品，這是各篇相同的一點。至於譯文，現在看來實在不免於生硬粗澀，原文底美好當然喪失不少，這是甚覺歉仄的。

二〇年，八月，一日。

目 次

忠於藝術·····	波蘭 顯克微支著
打彈子·····	法國 都德著
模特兒大富豪·····	英國 王爾德著
密格爾士·····	美國 哈特著
委員先生底聖誕節·····	保加利亞 伊凡諾夫著
心電報·····	波蘭 伯魯士著
兒童與老年人·····	由果斯拉夫 堪卡著
一段繩·····	法國 莫泊三著
島·····	捷克 卡貝克著
蘋果樹·····	英國 曼殊菲爾著
有四十八顆星的房間·····	匈牙利 育珂摩耳著
伏耶求婚·····	由果斯拉夫 格列昔去著
謊話·····	俄國 安特列夫著

忠 於 藝 術

波 蘭 顯 克 微 支 著

亨利·顯克微支(Henry Sienkiewicz)是波蘭小說家中之最馳名於世界的。他生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去世方十足年。二十五歲時，他出版他底第一部小說集“徒然”(In Vain)但是他底馳名於世界文壇上却是在他發表為“你往何處去”之後“你往何處去”(原名 Quo Vadis.)已有中文的譯本。因為這部小說，他得了一千九百零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這是一部歷史小說，述羅馬尼羅王時的基督教與舊教之爭。這部小說不但已經譯成各國的文字，并且已經編成戲劇在各處開演；攝成影片在各處映演。

除了“你往何處去”之外，顯克微支著有好幾部別的歷

史小說，其中最著名并且最受批評家贊賞的是：“火與劍”(With Fire and Sword)“洪水”(The Deluge)“潘·瑪蓋爾”(Pan Michael)等。他底長篇小說都是充滿着動作，活力與熱情的。他底文筆是細膩而有力，他底敘述能激動人底理智和情感。他底短篇小說尤其是能引動人們底情緒。差不多在他每篇小說後面總隱藏着一種深切的情緒。當你讀完了一篇之後，那一篇中底情緒便會深深地印在你底心中。他底短篇小說常常是沒有什麼奇特的情節；然而却決不會沒有熱烈的情緒。音樂是能引人情感的；顯克微支底文字便有音樂的能力。我覺得這便是顯克微支底長處，這便是顯克微支底藝術。

顯克微支底短篇小說，據我所知，要算周作人先生翻譯得最早。周先生底“炭畫”也是顯克微支底名作之一。

我這篇是根據英文譯的。不過因為寫得很倉促的原故，我覺得篇中也許會有不少誤解與誤譯之處，只好等日後再校正了。

有時候在秋天，尤其是在十一月裏，天氣溼冷而且陰暗，連壯健的人都要覺得枯寂無聊。凱米卡自從

生了病停止工作他底影像‘憐憫’之後，這種惡劣天氣底壓迫他比他自己底病痛還厲害些。每天早晨，他從床上將他自己拉起來，把他那工作室窗戶上底溼氣擦去，便抬頭看着，想看見一小塊的青天；可是每天早上他總失望了。

沉重的，鉛一般的雲籠罩在地面上。雖則是並沒有下過雨，而街石却是非常的潮溼，任什麼東西是又溼又黏的被溼氣浸透了。水從檐溜上慢慢地滴下來，似乎是在替那困人而且走得很慢的鐘點拍節。

他那工作室底窗戶是向着與園相接的一塊空場。籬外的草都是一種憔悴的綠色，呼吸着死與分解。那些樹呢，帶着幾片殘留的黃葉和爲溼氣漬成黑色的枝條，鬼一般地顯現在濃霧之中；每晚有許多老鴉棲在樹上，他們底叫聲和拍翼聲更平添了許多寂寞淒涼。

在這種日子，這工作室便如墳墓一般地慘澹：大理石及石膏是需要晴爽的天氣的；在這樣的暗澹光中他們顯得很陰沉了。黑色的精美陶像，失去了輪廓

底一切鋒銳，就都變成可憎可怖的形像了。

在普遍的慘澹景象之中又加上了塵埃與擾亂：地板上是蓋着一層厚厚的灰土——一種碎陶像和街上泥土的混合物。牆是黑暗的，到處裝飾着石膏做的手腳的模型。距窗不遠之處掛了一面鏡子，鏡子上有一副馬頭的骨骼與一叢花，都完全被灰塵蓋成黑色了。

屋底一角放着一張床和一條舊被，床旁有一個衣櫃，櫃上放着一把鐵的燭台。因為節儉起見，凱米卡就睡在他底工作室內。他底床鋪平常是被幕遮住的，但是這些幕現在都移開了，使得這病人可以看到窗外。屋頂上的較大的天窗因為被灰塵蓋得太厚了，弄得從窗上射下來的光線成為灰色而且暗淡——即使是在清爽的日子。

可是好天氣仍舊不來。過了幾天陰澹的日子之後，雲降低了，就有一陣濃重的霧散佈在地面上，凱米卡穿了衣服躺在床上，覺得更難過了；便起身脫去衣服睡入床內。

嚴格地講起來，他並沒有受什麼特別的病痛而至於憂悶，灰心，疲竭，絕望。他並沒有死的願望，可是他也並沒有活的力量。

暗淡日子底長的鐘點，因為他是獨居的原故，顯得格外的長了。他底妻已在二十年前死去；他底親戚們是住在國內的別處；他和他底同事們是很疏遠的；他所相識的人也漸漸的不與他來往了：因為他底易惱怒的脾氣總是增長不已。起初他底脾氣還可以娛樂人，但後來他愈變愈壞了，所以就連極輕微的談話也要引起他底永久的悻恨，於是他那些最親密的朋友們也只得和他決裂了。

在那時候他很虔心於宗教的儀禮；但是他底好友們對於他底虔誠發生了疑問；而心腸惡的人就說，他到教堂中去，是要使那牧師委託他彫刻點東西。這話是不確的。也許他底虔誠並不是起于一種很深很堅的信心，但總也不是爲了圖自己的利益起見。

要是這種對於他底疑心是有一些理由的，那末他底成爲一個守財奴的事實就可以使這種理由格外

有力了。爲了節儉的原故，他在他底工作室中住了多年，並且不肯吃點適當的滋養品，他底臉瘦得蠟一般的又亮又黃。他將自己藏着不見人。免得別人要他去當小差使。

大致說來，他是一個執拗的人。很嚴峻而且很不快樂。然而他底性情可不是普通的人的性情，連他底惡性情中亦含有藝術的性質。那些以爲他因慳吝而積了巨產的人都是錯的；因爲，實在說起來，凱米卡是一個極窮的人；他所賺來的錢都被他自己用去買模像了，這種模像他收集了許多，放在他衣櫃的底層內。他時時拿他們出來看，而且數數他們，好像一個守財奴數他底寶藏一樣。他很小心地把他這種弱點隱藏着；也許是因爲在這個大悲哀與大愛情的地土上，這種弱點是很多的原故。

自從他妻子死後，大約一年的時候，他在一家古董鋪裏看見一個亞迷大 Armida 底古雕像，他又看出這亞迷大底面容和他妻子底面容相像。他就買了這個雕像；從此之後，他便成爲一個各種題材的雕刻

物的熱心收集家。

那些失去了他們底最親愛者的人，必須使他們自己對於某種事物發生興趣，不然他們就不能忍受他們底生活了。至於講到凱米卡，沒有一個人會猜到這古怪，自私的人竟會愛他底妻子甚於愛他自己底性命。要是她沒有死，那末他底生命之流水也許會和平，廣闊而且合於人情地流着；可是；他底快樂日子，他底青春，甚至他底藝術，都先死去了，他底這熱情却是獨存。

他對於教堂的虔誠起初亦是從他底愛情裏發生出來的，但後來就成爲一種習慣了。

凱米卡並沒有真正的信心。可是，自從他妻子死後他就開始爲她底靈魂底安適而祈禱，因爲祈禱似乎是他能爲她做的唯一的事情；這樣他底愛情就經過那死之狹河而達到了。

有些人底性情，外表上是冷淡的，其實却含有一種強烈而且永久的愛情。自從她死後，他底全生命全思想都纏繞着對於她底回憶，而且是非有這種回憶

不能過日子；正好像是一個寄生物繁殖在它所依附的死樹上一般。這種起於追悔及痛苦的回憶是祇能在人心靈上發生一種有害的影響的；於是凱米卡——他是完全地屈服在這種影響之下的——漸漸地身體衰弱得更快了。

倘使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他就決不會比他所失去的人多活得這麼久；但是這一方面他底職業很幫助他：因為他開始去計劃做紀念雕像了。這是沒有用的：要去告訴活人說那些死的並不管他們自己躺在什麼地方。凱米卡願他底蘇菲亞底安息地方非常幽麗，而且他做她碑石的工作是一件愛情的勞動。這就是他在悲痛最深的起先六個月之中並不變為癡狂，倒反逐漸知道在絕望之中過活的原故了。

這個人底生活是乖拗而且不快樂的；但是這個藝術家底藝術救了這個藝術家。從那時候起，凱米卡祇為他底工作而生存了。那些在美術館中研究雕像及圖畫的人難得會想到：一個藝術家對於他底藝術有忠實和不忠實的分別。他並沒有極大的天才，不過

他有勝過尋常的能力；也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雖則他底藝術不能充滿他底生命，不能補償他底喪失，他還是很尊敬他底藝術，而且對於他底藝術永遠是忠實的。在他這許多年的職業中，他從不曾欺騙過或者錯待過他底藝術；不爲了光榮，不爲了金錢，不爲了讚美，不爲了責罵。在他較快樂的日子裏，當他和別人一樣生活時，他照了他自己底靈感而創造；他談論到藝術，談時顯出他底鑑別力及智識；在他後來的日子裏，當他被朋友們所離棄時，他獨自在工作室內尊敬忠誠地想到藝術。

人類底性情是這樣的：朋友們常常離棄不快活的人，而那不快活的，爲了同一個原故，亦就生出種種的怪僻脾氣；正如一塊石頭，長滿了蘚苔之後便不和別的石頭們磨擦了。當凱米卡病時，除了他底女僕外，沒有一個人去看望他；那女僕亦不過是來替他弄點茶水罷了。她天天要他去看醫生，他總拒絕了不答應，怕要多化錢。

到後來他身體很衰弱了。他不想吃，不想做工，

也不想活在世上。他底思想是和那外邊樹上的彫萎的葉子似地沒有生氣，并且和那種秋天底沉悶淒涼很相和合。

這真是最悲苦的時候了：當一個人看出他已經做完了他所要做的事情，過盡了他底生命，而且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別的事好做了。在近來這十五年中，凱米卡是生活在怕自己的才能要衰滅的永久恐怖中。如今他斷定他底才能已經衰滅了；於是在心痛之中他覺得他底藝術已經離開他了；而且，他身上底每根骨頭都疲乏衰弱了。他並不盼望早點死，不過他對於他底能重復得到康健及體力是已經絕望了，并且他也沒有一線的希望。

他底唯一的願望，他底真真的希望，是：天氣能好起來，太陽能再照入他底工作室內。他底這種思想也許能使他高興起來；他對於那種黑暗潮溼的天氣常常易生感觸，而且在這種日子裏，他底憂愁傷心是都要增加了。

每天早上，當女僕來帶茶給他時，他總要問她